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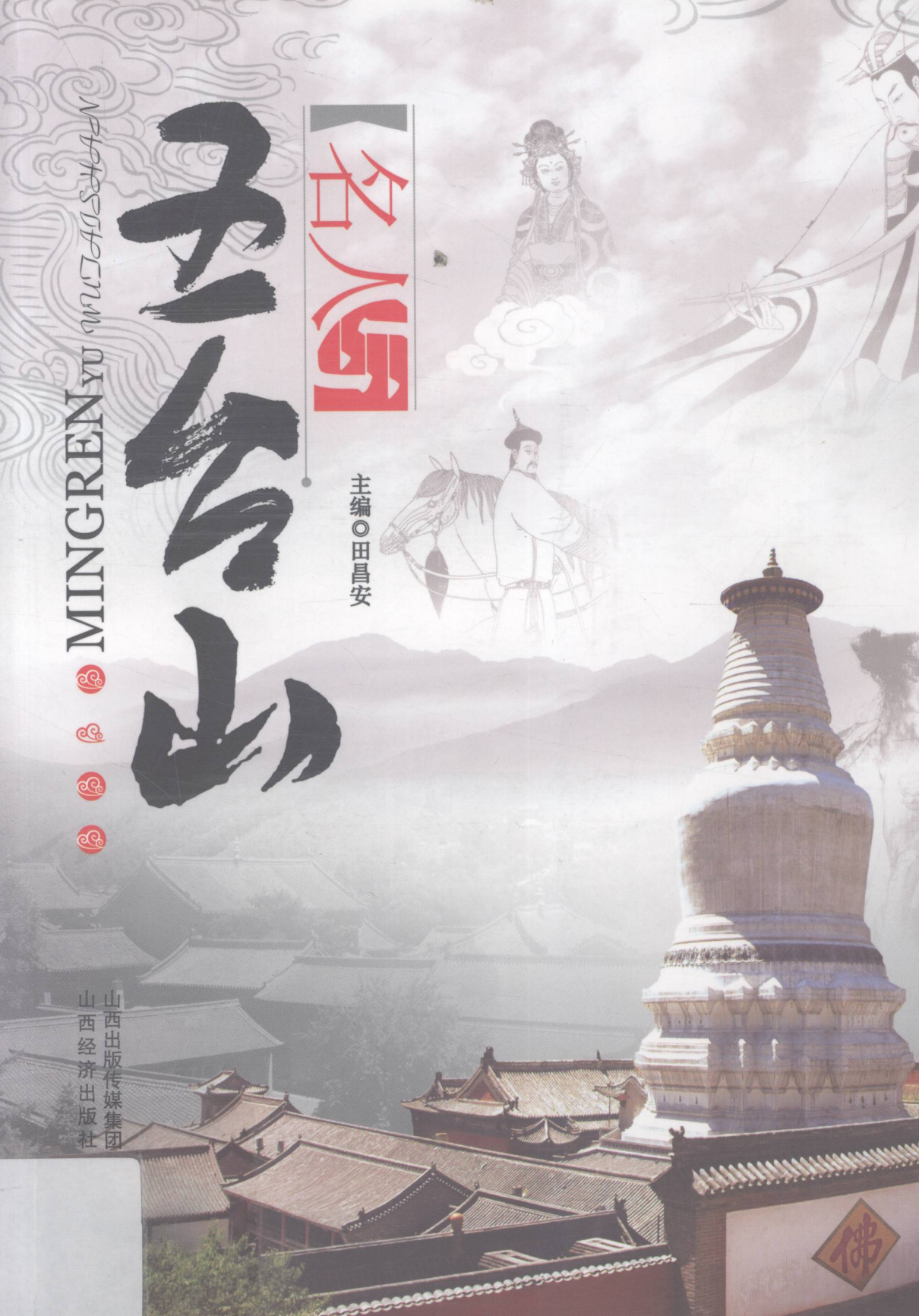
MINGREN YU WUJIAZHAI

五台山

五台山

主编◎田昌安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MINGREN YU WUJIASHAN



五台山



主编◎田昌安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人与五台山 / 田昌安主编.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80767 - 528 - 0

I. ①名… II. ①田… III. ①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②五台山—地方史 IV. ① K 820 ② K 928.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0706 号

名人与五台山

主 编: 田昌安
责任编辑: 董利斌
助理责编: 郭正卿
装帧设计: 华胜文化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社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4922133 (发行中心)
0351 - 4922085 (综合办)

E - mail: sxjjfx@163. com
jingjshb@sxskcb. com

网 址: www. sxjjcb. 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25
字 数: 235 千字
印 数: 1—3 000 册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67 - 528 - 0
定 价: 20. 00 元

目 录

contents

孝文帝与五台山 胡秀娥	001
武则天与五台山 田昌安	010
孝定李太后与五台山 刘颖娣	017
康熙皇帝与五台山 王铁牛	022
乾隆皇帝与五台山 王铁牛	035
毛泽东与五台山 秦亚红	045
阎锡山与五台山 陈应谦 田昌安	050
章嘉活佛与五台山 崔正森	055
十世班禅与五台山 郭俊卿	062
聂荣臻与五台山 谢音呼	067
苏东坡与五台山 田昌安	082
张商英与五台山 崔正森	087
元好问与五台山 田昌安	094
妙峰祖师与五台山 安建华	100

憨山大师与五台山 王铁牛	107
施耐庵与五台山 田昌安	113
徐霞客与五台山 刘颖娣	118
顾炎武与五台山 田昌安	123
郑嵎与五台山 朱建华	129
赵朴初与五台山 陈巨锁	137
梁思成与五台山 刘颖娣	143
附:《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前言 梁思成	149
莫宗江与五台山 郭俊卿	153
能海法师与五台山 安建华	157
隆莲法师与五台山 裘山山	162
广洽法师与五台山 陈巨锁	169
巴金与五台山 张瑞亭	174
萧乾与五台山 杨茂林	178
附:《难忘五台山》 文洁若	184
杜导正与五台山 韩耀庭	186
附:《五台山情结》 续志先	194
潘潔兹与五台山 陈巨锁	199
贾兰坡与五台山 郭俊卿	207
孙其峰与五台山 陈巨锁	211
李江海与五台山 高峰毅 焦瑾琦	216
白求恩与五台山 谢音呼	221
平山郁夫与五台山 田昌安	237

孝文帝与五台山

胡秀娥

有很长一段时期，五台山灵境寂寂，人迹罕至，方圆五百里内，只有遮天的林木以及奔突其间的虎豹。北魏时，一位极富雄才大略的皇帝将目光投向这里，正式兴起了五台山佛教，他便是孝文帝。

东晋名僧道安有句名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从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史来看，帝王的崇建无疑是五台山佛教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南北朝的历史上，孝文帝的祖先鲜卑拓跋部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他们对汉文化的推崇到了一种痴迷的地步。其公认的始祖神元皇帝力微便把长子沙漠汗送到曹魏都城洛阳当“质子”（《魏书》），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并换取中原的金、帛、缯、絮；沙漠汗的曾孙——代王什翼犍小时也被送到后赵都城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住了十年，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到了孝文帝时代，都城由塞外的平城（今大同市）迁到中原富庶之地洛阳，实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民族大融合，百世流芳，将汉化推到了高潮。

在拓跋部实施汉化的过程中，五台山地区成为他们接受汉文化的媒介地带。史载，公元277年，沙漠汗从洛阳回国，力微派各部酋长到阴馆（今代县西北）去迎

接。也就是在这次旅途中，沙漠汗被反对汉化的部落酋长们杀死在路上，成了推行汉化的第一个牺牲品。西晋末年，酋长与汉族商人往来密切，许多大商人带了金帛货物在酋长居住的地方进行交易，其中雁门郡繁峙县（今繁峙县）大商人莫含还得到大酋长猗卢（沙漠汗的儿子）的信任，成为猗卢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顾问。338年，沙漠汗的曾孙、猗卢的侄孙什翼犍称代王，做了这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屯田分地，代县境内进入发展农业时期。

阴馆、繁峙、代县恰恰地处五台山脚下，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原来的拓跋部只知道逐水草而居，过游牧生活，而五台山一带便成为他们接受汉文化的第一个地理圈和雄踞北方的根基。

正是由于不断地吸收先进的汉文化，改革本族野蛮落后的旧俗，拓跋部逐渐强大起来，进而统一北方，第一次在平城建都，成为匈奴之后最兴盛的一个少数民族。

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对五台山佛教兴起起到关键作用的北魏杰出帝王孝文帝闪亮登场了。

孝文帝其人

孝文帝复姓拓跋，名宏，是北魏王朝自拓跋珪以后的第六个皇帝。他在皇兴元年（公元467年）八月出生于平城皇宫之内，其父献文帝非常高兴，因喜得贵子而大赦天下。拓跋宏3岁时，被立为皇太子，母亲李夫人按照北魏“皇妃生子立为太子则被赐死”的规定，身遭厄运。拓跋宏在宫中奴婢抚养之下，自幼聪明，秉性孝谨，4岁时，就懂得为病中的父亲吸吮脓疮，深受世人称赞。皇兴四年（公元470年）六月，23岁的献文帝在永安殿暴崩，冯太后于延兴元年（公元471年）辅佐拓跋宏临朝听政。

北魏自从太武帝死去后，政治腐败，鲜卑贵族和大商人压迫人民，不断引起北方人民的反抗。孝文帝长大后，决心采取改革的措施。他颁行了俸禄制，规定了官员的俸禄，严厉惩办贪官污吏；实行了均田制，把荒地分配给农民，成年男子每人40亩，妇女每人20亩，让他们种植谷物，另外还分给桑地。而农民则必须向官府

交租、服役；农民死了，除桑田外，田地都要归还官府。这样一来，开垦的田地多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比较稳定，北魏政权的收入也增加了。

孝文帝是一个政治上有作为的人。他认为要巩固北魏王朝的统治，一定要吸收中原文化，改革一些落后的风俗。为此，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迁到洛阳。

在迁都过程中，孝文帝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但是这丝毫没有动摇这位年轻帝王的决心。他认为平城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要移风易俗，非迁都不行。他便以大规模进攻南齐为借口，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他先在秋雨连绵、道路泥泞、长达一个月的艰难行军中消磨众人的士气，然后在大家丧失斗志时乘机提出不南进就迁都的命令，让文武官员不得不就范。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

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之后，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平城的贵族中反对迁都的还不少。他们摆出一条条理由，但都被孝文帝驳倒了。

孝文帝把国都迁到洛阳以后，决定进一步改革旧的风俗习惯。

他宣布几条法令：改说汉语，30岁以上的人改口比较困难，可以暂缓，30岁以下、现在朝廷做官的，一律要改说汉语，违反这一条就降职或者撤职；规定官民改穿汉人的服装；鼓励鲜卑人跟汉族的士族通婚，改用汉人的姓。北魏皇室本来姓拓跋，从那时候开始改姓为元。魏孝文帝名元宏，就是用了汉人的姓。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推动了北魏王朝政治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鲜卑族同汉族的融合，使得鲜卑族进一步汉化，推动了历史的进步，魏孝文帝也因此赢得“鲜卑骄子”、“开明君主”的誉称。

结缘五台山

相传，五台山上最早的佛寺是在汉明帝年间（公元58—75年）建起的，与河南白马寺（公元68年建）属同一时代。话说当时的古印度高僧摩腾与竺法兰来此，见五台山形似天竺灵鹫峰，认定这里是文殊菩萨住处，于是奏请汉明帝建寺于此，汉明帝乃允之。话是这样说，但汉明帝毕竟未曾亲临五台山。另外，后世曾有人说

周穆王时已有声教及此：“清凉山，曼殊所居，穆王于中建庙祀之。”这显然是一种无稽之谈。众所周知，创立世界佛教学说的佛祖释迦牟尼诞生的时间为公元前7世纪初，而我国西周周穆王的在位时间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释迦牟尼比周穆王大约晚了300年，周穆王何以能在大约300年前的五台山，就已为释迦牟尼建庙祭祀呢？

事实上，五台山佛教的兴起和佛寺的兴建，有据可考的应始于北魏孝文帝时期。

这位5岁登上皇帝宝座、33岁时便魂断沙场的帝王，在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其祖先的汉化政策推向了一个高潮。他不仅能够以儒治国，以老处世，还能够以释义修身养性。《魏书》中记载，孝文帝自小聪明过人，“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他认为，佛教有助于王政，便在境内大兴佛教，开历代帝王尊崇五台山佛教之先河。

北魏太和二年（公元478年），魏孝文帝封河南公梁弥机为宕昌王（羌的首帅），回都途中，路经繁峙、代县和五台。一个朝阳初升的早晨，他在南台外围的佛光山上看见了神奇的佛光。这位少年天子大喜，认为是祥瑞之兆，遂命人在佛光山下修建寺庙，置额“佛光寺”（清《五台县志》）。初建时有佛堂三间，僧室十余间。著名高僧释昙鸾是佛光寺落发的第一个僧人。

也许是同一次巡幸，也许是回都后的又一次游兴大发，风华正茂的孝文帝沿清水河一路北上，游览五台山中台，上置“小石浮图”（崔正森著《五台山佛教史》），还于清凉谷建清凉寺，这是五台山最早的寺院。一日，文帝在清凉寺礼佛完毕，出得寺门，见清凉寺东南三十多里地方，有一座小小的山峰，峰顶平坦，不见有树木，却岿然高耸，极像传言中西域佛祖传教的灵鹫峰。山峰上空翠相映，浓淡分色，真一处灵山圣境，于是“具奉圣仪，爰发圣心，创兹寺宗”（崔正森著《五台山佛教史》，造大孚灵鹫寺（今显通寺）。“孚”者，信也，表明自己既遇非常之境，将弘大信，并环峰置十二院，时真容院即今菩萨顶，北山院即今碧山寺。

寺院既成，年轻的天子左右顾盼，还觉得缺点什么，于是命人在寺南开辟四五

十亩大的花园，请来中原能工巧匠，将天下灵花异草悉数移植此地，装点灵山，尔后才志得意满地打道回宫。土俗云：“其花，夏中稍茂，盖未是多，至七月十五日，一时俱发，经停七日，飒尔齐凋。”（宋·释延一著《广清凉传》）实为灵异。

那花草得了五台山酝酿千万年的灵气，益发繁华茂盛，向四周扩散开去，五台山成为林海、花海，百品千名，光彩晃曜，状同舒锦。《括地志》谓之：“灵草绣林，异中殊名，鸟兽驯良，任真不挠，信为佳景也。”

从花园往南二里余，有梵仙山，传说古有五百仙人在此饵菊得道成仙，从此名为仙花山。觉玄诗云：“山头紫气日长浮，上有仙人汗漫游。饵菊换教风骨异，白云影里去悠悠。”唐麟德元年九月，高宗李治遣使乘驿，到五台山为爱妻武后探菊采花，成就千古佳话。其时，五台山每到盛夏初秋，满山芳菲尽放，如人间仙境，著名禅师普明有《南台歌》赞曰：

南台之麓，仙人之居，

春云霭霭，暮雨霏霏。

卧于石罅，而坐神龟，

杳然飞去，仙花披靡。

每逢盛夏酷暑，年轻的孝文帝便来此避暑游玩。他登临西台挂月峰避暑，留下魏文帝人马迹。后人有诗云：“魏帝銮舆避暑来，旌旗卷日映山台。盘陀石山空留迹，风雨千年印绿苔。”挂月峰上还有射箭台和打球场，相传，孝文帝曾在此射箭和打球。《古清凉传》、《广清凉传》亦载，“元魏孝文，北台不远，常年礼谒”。

金元之际的一代文宗元好问，在《台山杂咏十六首》中说“一国春风帝子家”，“山上离宫魏故基”，表达了他对故乡和远祖的怀念。五台山离北魏首都大同不远，孝文帝巡幸一番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此后，魏都迁往洛阳，远离了五台山，再想巡台便不那么容易，北魏便再也没有第二个巡幸五台山的皇帝了。

但孝文帝以后，诸帝也都崇佛。“魏高祖太和中，代京阉官自慨刑余，奏乞入山修道，敕许之。乃赍《华严》昼夜读诵，礼悔不息。一夏不满，至六月末，髭须生，得丈夫相。以状闻，帝大惊，重之。于是国敬《华严》，复尊恒日。”（《大唐内典录》）皇帝奉佛，朝野风从，一时皇亲国戚、王公贵族等，纷纷施财信佛，立

寺建塔，至山瞻礼灵迹。魏文成帝第四女信诚公主于五台山兴建佛殿讲堂，置公主寺。棣州刺史崔震于中台造精舍一所、小石塔数枚。宕昌王亦曾游五台山，于佛光山造宕昌寺和佛光寺。在元魏时期，五台山已建有佛光寺、宕昌寺、清凉寺、大孚灵鹫寺、公主寺、观海寺、铜钟寺等数十座寺庙，且“岁时香火，遣使敬修”。可见，其时五台山佛教已很兴盛。

五台山既然在汉明帝时就已开始建立寺院，为什么到了北魏时期寺院数量才发展到 12 座呢？不要说这中间经过了漫长的四百多年，单以北魏帝王们开凿大同云冈石窟那种崇尚佛教的狂热去想象，作为文殊菩萨道场的偌大一处五台山，也不该四百余年只建 12 座寺院吧？这中间似乎有什么原因在其中。

翻阅中国佛教发展史，原来北魏的第三位帝王拓跋焘在太平真君七年（公元 446 年），曾经下过让举国上下皆为震惊的毁寺废佛的命令。孝文帝于五台山始建了大孚灵鹫寺、佛光寺、清凉寺等寺庙，且岁时香火，遣使敬修，遂使五台山佛教兴起。北齐诸帝亦倾心信佛，大起佛寺，在五台山建寺二百余所，并割八州之税，以供香火。至北周武帝灭佛，五台山方圆寺塔悉毁，僧人逃散。据说这位被称为“太武帝”的拓跋氏皇帝之所以一改信佛的习惯而让全国灭佛，其原因是听信了一位名叫崔浩的官吏和另外一位名叫寇谦之的道士的挑唆。五台山的寺院到北魏孝文帝时仅有 12 座，原因可能即在此次灭佛。

从北魏孝文帝在山内建立避暑胜地开始，隋炀帝、宋太宗、元英宗、清圣祖、清高宗等都曾驾幸五台山。至于历朝历代皇帝、皇后遣使礼扎五台山者，更是从未间断，数不胜数。

有关孝文帝的其他传说

从史料记载看，北魏孝文帝确实到过五台山。有些史籍由此还附会出许多神话故事来。

首先是愁山的传说。

《广清凉传》中记载，台北（今北台）东北有愁山。传说文殊菩萨化作一位印度僧人，跟在文帝后面随从的行列。到了休息时，他们各自落座，这时僧人向文帝

请求，允许他打开座具，这种座具是行叩首礼用的布垫，在印度，还是和尚用于睡眠的寝具，孝文帝答应了。印度僧人张开座具，一瞬间覆盖五百余里。孝文帝纵马追去，但见五百里山川岌然随后，于是大喝一声：“尔好愁山，何随朕耶？”山川因此而止，从此命名为愁山。传说中的愁山占地五百余里，与五台山“环基所至五百余里”相吻合。之后一千多年，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愁山大师登台山后又以此山为号，在台山居住多年，以号行于天下，给这座佛教名山平添了许多神秘色彩。

《佛祖历代通载》卷七也有此记载：“魏之始祖神元皇帝避暑五台山，有梵僧来乞坐具地。帝然之，遂敷坐具于是。头出星辰，尾摇日月，方圆五百里，皆属圣地，乃文殊化身也。”这里所说的“魏之始祖神元皇帝”即被称作拓跋鲜卑之始祖的神元皇帝拓跋力微，乃汉魏之际人。此时五台山之名还未叫出，更无梵僧至此，所以只能是一个神话传说。因此，到明代高僧镇澄编著《清凉山志》时，便巧妙地将此神话移接到北魏孝文帝名下，使之充满了神秘色彩。该书卷二《五峰灵迹》愁山条下云：“《古传》云，昔有梵僧，从魏孝文帝乞一卧具地，帝许之。僧展卧具，覆五百里。帝知其神，骇之，蹶然随后。帝曰：‘尔愁耶？’山乃止，故以为名。”这自然不足信。在西台顶留有“魏文人马迹”遗迹，相传就是魏孝文帝幸台时所留，倒有几分可信之处。

现实中的愁山位于北台之北，繁峙县东山乡与伯强乡之间，海拔 2336 米，山势峻峭，气势非凡。明代徐霞客于崇祯六年（公元 1633 年）农历八月初八登上愁山，并在《徐霞客游记》中对愁山作了记述：“由此（华严水）两岸屏列鼎峙，雄峭万状，如是者十里”，“此为北台外护山，不从此出，几不得台山神理云”。

愁山的神话传说说明，魏孝文帝时代，文殊之名已传到五台山，五台山是文殊道场便起源于此，之后经过口口相传，代代崇佛，文殊道场俨然事实一般，深入天下信士之心，五台山逐渐成为佛教的灵山圣境和闻名遐迩的佛教圣地，不少国内外僧侣及信士专程至五台山礼谒文殊菩萨，将五台山推崇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

其次是公主寺的传说。

在今山西省繁峙县杏园乡公主村南有一座公主寺，坐北向南，占地 4200 平方米，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建立有一段故事：北魏文成帝的第四个女儿

诚信公主天生丽质，聪颖好学，她结识了汉族青年——原吏部尚书崔玄伯的孙子崔恂。两人志趣相投，相互爱慕，遂私订终身，不料却遭到对汉族官吏心怀芥蒂的文成帝的坚决反对。因为与意中人劳燕分飞，看破红尘，诚信公主便决意到五台山出家，皈依佛门。孝文帝在位时，曾派人上五台山寻找诚信公主，始终没能如愿，遂拨巨款修缮公主寺。这是五台山的一座台外寺庙。武则天曾下令重修过，以后还重修过几次。其特异之处在于，这座寺庙里有两座戏台，在五台山寺庙建筑中尚属独创。诚信公主出家五台山后，引得后来许多女子纷纷到五台山出家，使五台山的比丘尼大增。诚信公主是否是五台山最早的比丘尼？尚待考证。后来，气势恢弘的公主寺毁于战火，现存山门、过殿、韦驮殿、大雄宝殿、东西配殿等建筑，均系明清所建。只有“公主寺”三个字依然提醒着人们，这里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

另一个版本的传说则干脆把诚信公主说成是孝文帝的女儿。说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四女儿诚信公主，长得漂亮，生性活泼。她平时厌恶那种像鸟笼一样的宫廷生活，更讨厌那些油头粉面的贵族子弟。有一天，孝文帝要给她招赘一个王公大臣的儿子做驸马。这个年轻人不学无术，油腔滑调，举止轻佻，且性情粗暴。诚信公主听到后，心中闷闷不乐，愁肠百结，整日眼泪涟涟，唉声叹气。眼看婚期将近，诚信公主急得团团转，想不出办法。这时有两个心腹宫女悄悄向她建议，只有逃出宫廷，才能获得自由。经过一番密议，诚信公主与那两个宫女乔装改扮，偷偷跑出皇宫。一路上涉桑干河，过茹越口，爬铁角岭，渡滹沱河，入隐峰，进石门，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才逃到了现在的公主山，并在这个小村落的寺院里出了家。

诚信公主逃出不久，即被孝文帝发觉。孝文帝非常愤怒，立刻派遣驸马带领士兵跟踪追寻。追到公主山以后，便包围搜索。诚信公主见追兵从四面爬上来，已无路可逃，就躲藏在一个很险峻的石崖洞中。驸马命令进洞搜索，却不见踪影。遂在石崖外堆放柴草，点火焚烧。正当大火熊熊燃烧的时候，突然间乌云四合，狂风大作，火舌朝兵士身上扑来，霎时电闪雷鸣，大雨像瓢泼一样倾泻下来，驸马和兵士们一个个惊慌失措，连滚带爬，跑下山岗。云散雨止，大火熄灭，可诚信公主从此再没有出来。其实诚信公主并未被烧死，而是被神仙们救出去成了佛，还在公主寺

显灵，保佑公主村的居民。后来人们每逢大旱，便抱上柴草，到娘子崖祈雨，大雨就立刻降了下来。

人们为纪念诚信公主，就把这座山叫做公主山，这个村子叫做公主村，寺院叫做公主寺，石崖叫娘子崖。现在娘子崖有一块巨石，石面上还有诚信公主留下的手印足迹哩！当年诚信公主在山坡上丢下了一朵胭脂花，从此每年夏季，胭脂花漫山遍野到处开放。

武则天与五台山

田昌安

说起武则天，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生于公元 624 年、死于公元 705 年的她，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在参政和执政的 50 多年里，她重贤任能，发展生产，使“贞观盛世”得以延续，对后来“开元之治”的形成起到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在处理唐高宗去世前后的复杂斗争中，她更是表现出惊人才干和政治才华。同时，为巩固个人的权势和地位，她却又任用酷吏，滥杀无辜。特别是其执政后期，由于生活上愈发淫侈，政治上日趋腐败，最后终于失去皇位，也为后世留下非议和贬抑的不尽话题。在其遭受非议和贬抑的话题中，崇信佛教、广修寺院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站在五台山的角度看，其“崇信佛教、广修寺院”却又何尝不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

武则天之所以崇信佛教缘于两个方面：一是内因，一是外因。她父亲武士彟，本是一个靠从事木材生意而起家的富商，隋末为鹰扬府队正。李渊担任太原留守后，识时务、喜交游的武士彟曾在家中设宴招待李渊、李世民父子，初步建立起了李、武两家的关系。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七月，李渊在晋阳起兵，建大将

军府，武士彠担任铠曹参军。义军南下、一举夺取长安后，又“累迁工部尚书、荊州都督，封应国公”（《旧唐书》）。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则是一位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女子。生活在这样一个上流社会家庭中的武则天，从小就在文武两方面受到良好的熏陶和教育。“十四岁时，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旧唐书》），可惜后来并未受到太宗的宠幸。于是，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李世民去世后，时年26岁的武则天便依照皇家惯例出居感业寺为尼，与青灯黄卷相伴约三年左右。这三年左右的僧尼生活，无疑在她的生命历程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包括对佛教的信仰、尊崇，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感悟，等等。——这是内因。

至于外因，众所周知，佛教从传入中国的那天起，就与皇家建立了“扯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皇家的重视或排斥，直接影响到佛教的兴衰。一部中国佛教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佛教与皇家的关系史。大权在握的帝王们，既可兴佛，也可灭佛。但总体来看，皇家对佛教的尊崇远多于贬斥，因为皇家基业的巩固离不开佛家的相助，而佛家法事的兴盛也离不开皇家的扶持。仅就五台山佛教而言，从初创到发展，便都与皇家的荫庇扶持息息相关。

依笔者愚见，五台山佛教的初创奠基始于那位雄才大略、改鲜卑拓跋氏为汉姓元氏的北魏孝文帝。之前，由于五台山与北魏首都平城（今大同）近在咫尺，佛教的火种已经零零星星播洒在五台山，但真正在五台山落地生根是在孝文帝时期。正是孝文帝，下令在五台佛光山松柏掩映的山腰修建寺庙，置额“佛光寺”——也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等人于1937年发现的那座唐代木结构建筑佛光寺。随后，又在清凉谷建清凉寺。紧接着，又进入台怀地面，在灵鹫峰下建造了大孚灵鹫寺，即今显通寺，并环绕灵鹫峰“置十二院”（《清凉山志》），包括建于灵鹫峰上、原属大孚灵鹫寺、唐景云中独立、俗称菩萨顶的真容院和位于台怀镇东北二里处、如今称作碧山寺、俗称广济茅蓬的北山寺，从而在台怀一带初步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寺院集群区。

北魏之后的北齐，诸帝同样尊奉佛教，被追封为神武皇帝的高欢（公元496—547年）在太原之西的天龙山开凿石窟就是明证。其子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公元

550年)即位之初,便拜法常法师为国师,开我国封僧人为国师风气之先,足见其对佛教之重视。所以有齐一代,诸帝曾“割八州之税,经供(五台)山众衣药之资”,“此中伽蓝,数过二百。仙居灵贶,触地而繁”(《古清凉传》),形成五台山佛教的第一个繁盛期。尔后,五台山佛教虽然遭受第二次法难——北周武帝宇文邕(公元543—578年)灭佛,但进入隋朝之后,“大隋开运,正教重兴,凡是伽蓝,并任修复”(《古清凉传》),五台山佛教便又兴盛起来。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刚刚即位,便“下诏五顶,各置寺一所”,即现今五台山五个台顶的中台演教寺、北台灵应寺、南台普济寺、东台望海寺和西台法雷寺,且“设文殊像,各度僧三人,令事焚修”(《清凉山志》),即中台孺童文殊、北台无垢文殊、南台智慧文殊、东台聪明文殊、西台狮子吼文殊,合称五方文殊。——这也是第一次自觉地而且是成批地在五台山为文殊菩萨塑像。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十二月,他还“遣使至清凉山设斋。上自书曰:‘大隋皇帝佛弟子坚,敬白文殊大士……’”其对五台山和文殊的尊奉由此可见一斑。

同样,唐朝诸帝除武宗崇道反佛、并下诏发动会昌法难外,也大都尊崇佛教。特别是创造了“贞观盛世”的唐太宗李世民,认为“五台山者,文殊闍宅,万圣比栖。境系太原,实我祖宗值德之所,尤当建寺度僧,切宜祇畏”(《清凉山志》),因而在五台山“建寺十所,度僧百数”,为此后诸帝尊奉五台山佛教定下了基调。

这一切,无疑会对武则天产生深刻的影响。聪明绝顶而又雄心勃勃的她,不会不仔细研究前朝和当代历任帝王治国安民的经验,不会不仔细研究皇权与佛家的关系,何况她还有过三年左右的僧尼生活,且是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从小就对五台山有所了解。因此,她尊崇佛教和五台山,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其子李显出生后,她就为其举行了皈依三宝、授五戒、披袈裟仪式,还请玄奘为其取名,叫“佛光王”。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三月,她巡幸并州,特地致礼五台山,响慕高德。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她又“敕西京(长安)会昌寺沙门会曠共内侍掌扇张行弘等,往清凉山检寻圣迹。曠等只奉明诏,星驰谒顶,并将五台县吕玄览、画